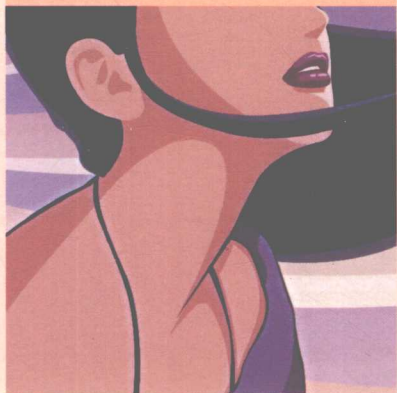


胡學文／著



認識大陸作家系列

飛翔的 女人

／胡學文中篇小說選



語言文學類 PG0465

飛翔的女人

——胡學文中篇小說選

作者 / 胡學文
主編 / 蔡登山
責任編輯 / 林千惠
圖文排版 / 鄭佳雯
封面設計 / 蕭玉蘋

發行人 / 宋政坤
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
印製出版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
劃撥帳號 /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
展售門市 / 國家書店（松江門市）

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/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tw>
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圖書經銷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、32號4樓

電話：+886-2-2795-3656 傳真：+886-2-2795-4100

2010年12月BOD一版

定價：310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Copyright©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
Printed in Taiwan

All Rights Reserved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

飛翔的女人：胡學文中篇小說選 / 胡學文著.
-- 一版. -- 臺北市：秀威資訊科技, 2010.12
面；公分. -- (語言文學類；PG0465)
BOD版
ISBN 978-986-221-632-3(平裝)

857.63

99019394

胡學文／著



認識大陸作家系列

飛翔的 女人

／胡學文中篇小說選

目次

飛翔的女人 0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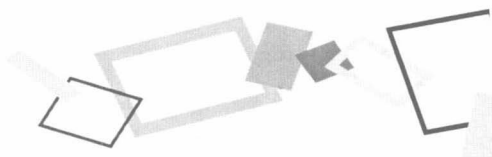
秋風絕唱 057

蚪枝引 097

向陽坡 153

夜色撲面 207

飛翔的女人



七月中旬，營盤鎮一年一度的牲畜物質交流會開始了。這是莊稼人的節日，荷子家從犁杖、套繩等農具，到日常用的毛巾、香皂，一年四季的衣服布料鞋襪手套，針頭線腦，包括衛生紙，都要在交流會上買。這個時候，貨的品種全，價格相對便宜，核算下來能省不少錢。年年離交流會還遠，荷子和石二杆就一項一項拉好了採購計畫。原本打算鋤完地，兩人一塊兒去，可星期天早上起來，荷子突然想先去逛一趟。石二杆不同意，兩人還拌了幾句嘴。荷子執意要去，她想領小紅去。小紅九歲了，還沒趕過會呢。往年趕會，荷子都不領小紅，會上人多，也太亂。但今年不同，小紅大了，荷子不但要領小紅去，還要給小紅買兩身衣服。

那天的天氣出奇得好，從家裏出來根本沒風。陽光展悠悠地鋪下來，踩上去，一路清脆的響聲。荷子先領著小紅去服裝、布攤上轉了一圈，把準備買的衣服、鞋襪看好。荷子在這方面是有經驗的，知道上午的東西價格貴，下午要便宜一些。

會場很大，吆喝聲此起彼伏。路過雜貨攤，人們正搶著買洗衣盆。又大又好看的盆子，才要八塊錢。賣盆的小後生舉著喇叭喊，還有最後十個，要買往前擠啊。荷子讓小紅站在那兒，她擠進去買了一個。

荷子一手抓著小紅，一隻胳膊夾著盆繼續閒逛。轉到一個歌舞棚前，棚外擠滿了人。小紅沒看過這種熱鬧，拽著荷子的衣襟不走，非要看看歌舞。賣票的人在喊五塊錢一張票，還剩最後五個座。小紅嚷著要去，荷子問了問，知道小孩不要票，就領著小紅買了票。進去之後才發現棚內僅坐了一少半人，在一個簡易臺上，一個分不清男女的歌手吼著：大姑娘美，大姑娘浪，大姑娘走進青紗帳……這首歌荷子兩年前聽過，可歌手唱著唱著歌詞就變了，那些詞讓人臉紅。荷子連忙捂了小紅的耳朵。歌手唱完，出來八個袒胸露乳的姑娘，說是舞蹈，其實只是來回地扭，有時還故意叉開腿。荷子知道上了當，拉著小紅就走。

荷子囑咐小紅，回了家千萬別說看歌舞的事。小紅見荷子嚴肅的樣子，很鄭重點了點頭，隨即提出要吃雪糕。荷子知道小紅的小心

眼兒，給小紅買了兩支。中午時分，荷子領著小紅在飯棚內吃了兩碗蕎粉，半斤油條。蕎粉放了不少辣椒，小紅吸溜著嘴，鼻尖上滲出清幽幽幾滴汗。

從飯棚出來，荷子發現起風了。風不大，可在這樣一個日子，惹人討厭。依然不是買東西的最好時機，荷子領著小紅慢慢逛著。直到荷子覺得差不多了，才朝衣服棚走去。荷子擅長砍價，她先把價錢壓到最低，再一元一元地增加。經過一番討價還價，終於敲定。就在荷子交錢時，突然卷過一陣風，嗆得人睜不開眼。荷子想喊一聲小紅，可是嘴剛一張，一股塵土就封住了她的嘴。她捂著嘴，本能地用手去抓身邊的小紅，但撲了空。等她劃了一陣，慢慢睜開眼睛，狠狠吐了幾口塵土後，才開始找小紅。她記得小紅剛才就在身邊，這孩子就是喜歡亂跑。荷子一邊向四處張望，一邊喊小紅的名字。荷子心想，這孩子是不是跟她捉迷藏，或者是剛才大風刮來的時候，去避風了，也許就在這個衣服棚的旮兒裏躲著，也許在棚外。於是荷子又喊了兩聲小紅。但是都沒人應。她又去旁邊的一個衣服棚內去找，這個棚裏人很多，她扒開人群，也沒發現小紅的身影。

小紅——荷子有點慌了，就這麼幾分鐘時間，孩子就沒影兒了。荷子看見大風又從地上卷過來，帶著一股強烈的塵土味兒，正在朝棚裏湧。荷子驚恐地喊叫著，手腳並用地四外亂撲。

旋風轉眼即過，荷子的喊叫卻血淋淋地在街上淌著。

石二杆是第二天清早在鎮外的樹林裏找到荷子的。荷子蜷縮在一棵樹下，頭髮零亂，臉色蒼白，目光呆滯。看見石二杆，荷子搖搖晃晃站起來。石二杆一臉怒氣，可荷子卻想撲進石二杆懷裏。荷子像是在大海裏漂泊了太久，快要窒息了，她實在是想抓住點兒什麼。荷子的臉挨近石二杆時，石二杆一把揪住荷子的領子，狠狠攔了兩巴掌。石二杆紅著眼質問，小紅呢，小紅哪裡去了？癱軟的荷子一下被石二杆打直了，頓時清醒了許多，她哇地哭出聲，小紅……丟了！

入秋時節，荷子和石二杆到了另一座城市。兩人是乘一列運煤車去的。荷子爬車的動作很利索，倒是石二杆笨手笨腳的。別看個子大，看見奔跑的火車老是犯怯。每次爬車荷子都讓石二杆先爬，她怕甩掉石二杆。荷子爬車一般在站點，運煤車即使不停，速度也會放慢，中途爬車就很危險。

兩人都疲倦萬分，剛上車眼皮子就粘住了，到終點後仍睡得死死的。這是一家鋼廠，卸煤的工人正要打開車箱的底蓋，忽然看見煤車上躺著兩個黑乎乎的東西，湊前一看，嚇了一跳，急猴猴地喊，車上有死人！荷子倏一下醒了。她看見許多人朝這邊奔過來，忙拽了石二杆一把。石二杆迷迷糊糊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荷子跳下去，他依然在車上發怔。荷子跺著腳說，到站了，還愣著幹嗎？石二杆才滑下來。

兩人衝出鋼廠。門衛攔了一下，差點被荷子撞倒。荷子明白，這樣大的廠子都有保衛科，若被逮住會有不少麻煩。荷子不怕罰款，她僅有的幾個錢藏在相當隱秘的地方，他們絕對搜不出。荷子也不怕挨打，荷子是被人打出來的，她的「皮」厚得很。荷子最擔心遣送回老家。她和石二杆已被遣送過兩回了。

直到覺得門衛不會再追來了，兩人才站住。石二杆霎白著臉，扶住一棵樹嘔吐。荷子一邊喘一邊給石二杆捶背。石二杆體力不行了，路人投過好奇的目光。荷子說，走吧。石二杆說，再歇歇。荷子說，都看咱們呢。石二杆說，反正也這麼著了。石二杆已經破罐子破摔，什麼都不在乎了。荷子挺擔心，她怕石二杆就這麼垮下去。

第二天，荷子和石二杆分頭行動。荷子去公安局，石二杆去街頭張貼尋人啟示。兩人一直是這樣分工的，印了多少份尋人啟示，荷子記不清了。每印一次，荷子的眼裏都會生長出密密匝匝的希望。貼一份，荷子就覺得離小紅近一步。

到公安局掛號是石二杆的一個遠房親戚告訴她的，荷子先前並不懂得。遠房親戚說，公安局有人販子的犯罪檔案，有解救回來的婦女兒童。在公安局備了案，希望就大得多了。有文化的人主意就是多。每到

一個地方，荷子都是這麼做的。事實證明，遠房親戚的話說得沒錯，荷子雖然沒有從各地公安局那兒得到小紅的消息，但她看到了公安局解救回來的婦女兒童。荷子的信心原本就足，這樣一來，都硬得當當響了。

荷子找到公安局時，快中午了。荷子要進去，門衛攔著不讓。荷子知道公家有手續，進門得填進門證。荷子向門衛解釋，可那個長著一臉粉刺疙瘩的門衛沒聽完，便不耐煩地擺擺手，讓荷子離開。荷子沒有惱，她知道公家人吃皇糧，脾氣都大。那個門衛看樣子比荷子歲數大，衝那一臉疙瘩就知道不受媳婦待見，心裏沒準正窩著火呢。荷子小心翼翼地陪著笑，說是找局長說幾句話就出來。門衛哧地冒了半臉冷笑——確確實實是半臉，你以為局長是誰，誰想見就見？趁早走開！各地公安局的大門荷子沒少進，還沒遇見疙瘩臉這麼粗暴的。他不讓進，荷子就纏著他，軟磨硬泡的。門衛火了，他推著荷子說，走走走。

這時，許多人從大樓裏走出來。荷子就勢往地上一躺，門衛沒防住荷子這一手，慌了。他要拽荷子起來，可沒想到荷子竟然長在了地上。

一輛轎車駛到門口，停住了。

荷子大聲喊，誰是局長，我要見局長。

有人過來拉荷子，荷子大聲說，我要報案。拉他的人說，報案去街道派出所。

一個中年男人從車上下來，問荷子報什麼案。

荷子說，我女兒丟了。

中年男人噢了一聲，說你起來說吧。

中年男人囑咐旁邊一個人領荷子進去。那人領荷子二樓，把荷子交給一位老員警。荷子看到老員警慈善的樣子，放心了。果然老員警耐心地聽完了荷子的敘述。他聽到荷子為尋找女兒，長年奔波在外，很是驚訝。老員警勸荷子回家等待，有消息他可以通知她。荷子說，找不著小紅，我絕不回去。

從公安局出來，荷子沿街尋找讀報欄。讀報已成了荷子的一項任務，她專撿有關打擊人販子的消息讀。荷子記性並不好，可在讀這方

面的消息時，卻表現出驚人的記憶力。讀上兩三遍，她就能一字不拉地背下來。某年某月某日，人販子張三李四如何拐賣怎麼判刑，記得清清楚楚。荷子的腦袋像一個巨大的倉庫，裝滿了人販子的消息。記這些事，對荷子已成為享受。她的心常常跳起來，擊出一段悅耳的聲音。

荷子找了好些讀報欄，但沒有她要找的內容。荷子不死心，沿著大街一直找下去。直到清早，荷子才回到火車站。石二杆正睡在長椅上鼾聲如雷，他周圍沒有旅客，想必是被他嚇跑了。荷子搖醒了石二杆，問他貼出去沒有。石二杆迷迷登登地說貼出十五份。荷子歇了一會兒，見清潔工正清掃垃圾箱，便走了過去，垃圾箱裏常有人們扔的各種廢報紙，有時候從上面也能得到一些消息。清潔工正把廢紙往袋裏裝，荷子忽然大叫一聲你等等。她走過去，扒拉著那堆廢紙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廢紙裏竟然有好些尋找小紅的尋人啟示。這狗東西，荷子罵了一句。好狠的石二杆，竟然把自己的親生閨女扔進了垃圾箱。荷子小心地撿起來，吹去紙上的灰塵，輕輕用手指彈了彈，用袖袖擦拭了一遍，方揣進包裹。

荷子走回去，石二杆還在躺著。他說，我餓了。

荷子青著臉說，你等著吃屎吧。

石二杆猛地坐起來，咋了？

荷子說，你把小紅扔進垃圾箱了？

石二杆稍稍慌了一下，馬上顯出一副不在乎的樣子，他說，貼不貼有啥用？我早死心了。

荷子猛地撲到石二杆身上，抓著，撕著，咬著。荷子沒這麼兇過，沒這麼瘋過，荷子想咬開石二杆的皮，剝出他的良心。石二杆抵擋了兩下，很快就將荷子壓到身底。石二杆攔了荷子兩巴掌，這一攔把憋了兩年的怒氣全抖了出來，紛紛揚揚，滿世界都是。石二杆再也控制不住了，拳頭兩點樣落下去。石二杆罵，媽的，你嚷啥，落到這個地步，全是你害的。

候車室裏頓時喧鬧起來，荷子和石二杆被帶到車站派出所。一問，方知道兩口子吵架。那個員警批評石二杆野蠻。荷子怕石二杆受不住，小聲說，我不怪他，是我的錯。員警用異樣的目光掃了荷子一眼。

從派出所出來，荷子說，你歇著吧，我去貼。荷子的臉和鼻子都腫著，說話聲音囊囊的。

石二杆突然說，咱倆離婚吧。

荷子怔住了，你說啥？

石二杆說，我實在熬不下去了。

荷子轉身就走，她走得很快，風吹著一樣。石二杆喊了兩句，追上來，一把拽住她。石二杆望著前方，說，咱們回家吧，趁年輕，再生一個。

荷子比風甩臉還難受，她冷冷地說，你的意思是不找了？

石二杆說，認命吧。

荷子嗖一下跳起來，她的頭髮高高揚起，兩條胳膊有力卻沒有規則地揮舞著，像是正往深海中下沉。她的胸內積著多少話要說，可沒衝出來便被咬碎了，末了只蹦出幾個硬梆梆的石塊來：你個狗尿苔！

那幾天，荷子一天往派出所跑兩趟，上午一趟，下午一趟。荷子的眼窩深陷下去，嘴唇卻高高地撅起來。數不清的泡在嘴上擦著，一張嘴便擠碎了，可不一會兒又密密麻麻竄出來。派出所先前還安慰荷子，後來便開始躲避荷子了。他們害怕荷子的目光，荷子的目光像血裏泡了一樣，紅得可怕，極度的絕望與極度的期待交織在一起，分不清哪個更多一些。他們知道荷子已陷於崩潰的邊緣，稍有不慎，精神便會錯亂。這種情況，他們遇過不止一次了。有一句話，派出所一直不敢對荷子說，如果小紅是偶然走失的，還有尋找的可能，若是被人販子拐走的，尋找的可能性就太小了。那陣兒，人販子非法拐賣活動十分猖獗，小紅十有八成是被人販子拐走了。沒有線索，派出所也沒辦法。

除了報案，荷子還在報上登了尋人啟示。啟示太小，也就拇指寬一條，荷子不滿意，又託人去縣裏印了許多份尋人啟示，荷子和石二杆分頭去張貼，車站、商場、牆角、電杆，凡是能貼的地方，都貼了。

辦法用絕了，依然沒有小紅的任何消息。尋找小紅的花銷卻大得驚人，錢像水一樣流走。荷子和石二杆先是賣掉了兩頭牛、一匹馬，之後又賣了二十一隻羊，十六隻雞。家中的活物，除了荷子和石二杆，全賣了。接下來開始賣電視、自行車、櫃、衣鏡、木柵門，甚至賣了兩床被子。荷子借遍了所有的親戚，直借得親戚們與荷子斷絕了往來。

荷子瘦成了一棵稻草。如果乾的活兒與尋找小紅有關係，稻草就彈直了，兩天兩夜不合眼也不知疲倦。稍有空閒，稻草便迅速枯萎了，哪怕一陣小風也會將她刮走。

半年後，荷子突然收到一封信。長這麼大，還從沒人給她寫過信，荷子拆信時手抖得控制不住。石二杆要拆，荷子不讓，彷彿石二杆一粘手，信的內容就會飛掉。寫信人稱有小紅的消息，讓荷子帶一千塊錢前往。荷子盯著小紅兩個字，目光嘩啦嘩啦地響著，抖出滿臉的激奮與喜悅。石二杆狐疑地說，他怎麼會有小紅的消息，不會是假的吧。荷子不說話，將信折了，寶貝似的放好，瞪了石二杆一眼，說，假的我也去。

兩人面對面坐著，琢磨去哪兒弄這一千塊錢，家裏連一分錢也抖不出來了。荷子讓石二杆想想，他還有哪些親戚。石二杆搜腸刮肚地想了半天，慢慢搖搖頭。荷子怪怪地盯著石二杆，爾後突然叫，有了。石二杆說，你不是要把我賣掉吧。荷子興奮地說，不用借了，錢在自個兒身上長著。石二杆疑疑惑惑地盯著荷子，擔心荷子瘋了。

荷子說，現在就走，明兒一早就能趕到縣醫院。

石二杆茫然不解，去醫院幹啥？

荷子說，賣血呀。

石二杆遲疑著，犯不著吧。

荷子說，人家還賣器官呢，咱賣血有啥稀奇的？你不去我去。

石二杆不大情願，可他說服不了荷子，便硬著頭皮和荷子連夜去了醫院。荷子以為賣血和賣菜一樣容易，沒料還得在醫院等，什麼時候有人需要輸血才行。等了五六天，才等見一個需要輸血的，可是一化驗，只能抽石二杆的，荷子的血型不符。荷子急得都快哭了，罵自己咋就長不出一管子好血。又等了兩天，荷子才算遇上。荷子老是讓醫生多抽，醫生沒好氣地說，不要命了？這又不是水。

總算湊夠了錢。石二杆不放心，要和荷子同去。荷子不同意，兩個人去花銷太大。荷子說她一個人也能把小紅領回來。

寫信的人在河南某縣。荷子按照地址，費了不少周折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那個人。那是個細皮嫩肉的後生，一說話眼皮子直眨。後生說，本地有戶人家領養了一個女孩，像是尋人啟示上說的小紅，他願意領荷子去看，但怎麼往回弄孩子他不管。後生說，我在縣裏還要活呢。荷子急著要去，後生讓荷子先付錢。荷子說，那不行，萬一不是小紅呢？後生說，你怕我騙，我還怕你騙呢，到時候你認出了孩子不付錢，我能拿你怎麼辦？荷子留了個心眼兒，先付給後生一半，說是見了小紅再付那一半。後生雖然勉強答應了，卻是一臉不高興。

後生領著荷子去那戶人家。中途，後生說去趟廁所，之後再沒出來。荷子去廁所找他，哪還有影兒？荷子知道上當了。這世上怎麼到處都是騙子？荷子坐在廁所外，號啕大哭。

荷子白白被人騙走了五百塊錢，當時氣得滿臉生鏽，可事後竟有些感激那個後生。就是那一次，荷子產生了自己去尋找小紅的念頭。

於是，荷子踏上了尋找女兒的漫漫征途。

二杆，趕緊起吧，都啥時候了。

沒有動靜。

荷子推了石二杆一下，她的手閃空了，感覺整個身子栽進了懸崖裏。荷子清醒過來，太陽已升得很高了，她的臉被陽光塗抹得亂七八糟。

石二杆和荷子離婚了，可荷子老有一種虛幻的感覺，好像石二杆始終陪著她。荷子怎麼也想不明白，石二杆堂堂一條漢子怎麼說